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五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律詩
七言律詩

海子上即事與李子構同賦

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閒來
洗馬舞靴輕妙迅飛鳧油雲判污纏頭錦粉汗生
憐絡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靜一襟涼思詠風雩

元本依二格大書

李詩云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暗鼓雲和光風漸綠瀛洲草
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
動傷心感喚取蛾眉對酒歌子構名才京兆人年十七賦此詩
不幸早亡雜於唐人詩中未易辨也客有賦十月桃者子構云
劉郎再來歲云莫王母一笑天回春
衆皆鉗口不作亦奇句也因附此

重用韻

更從何處訪蓬壺。花滿平堤水滿湖。韓嫣金丸落
飛鳥。王喬仙履下雙鳧。姬姜自愛千金貺。遊俠輕
量一斛珠。我老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春雲。

次韻西雲長老贈周仲和

江南春水碧於天。白鳥滄洲興渺然。刺繡可能如
倚市。力田終不似逢年。幾因蓴菜懷張翰。欲把丹
砂訪稚川。才力如君強健在。不妨沽酒醉花前。

送杜伯玉四川行省都事

浣花溪上草堂存。今見能詩幾代孫。橘刺藤梢隱

藜竹。椒漿桂酒薦芳蓀。日長畫省文書靜。春近岷
江雪浪奔。我向東吳君向蜀。別離從古解銷魂。

次韻李秀才見贈

曾是先皇侍從班。龍髯飛去竟難攀。重來赤日黃
塵裏。夢到清泉白石間。豈有文章供世用。久判漁
釣與雲閒。何當便理南歸棹。呼酒登樓看弁山。

人日立春

今年人日與春并。人得春來喜氣迎。宮柳風微金
縷重。御溝冰泮玉鱗生。陰消已覺餘寒散。陽長爭
看曉日明。霜鬢綵幡渾不稱。強題新句慰羈情。

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

苦欲留君君不留，奮髯跨馬走甘州。
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貴逼人那得休。
春酒葡萄歌窈窕，秋沙苜蓿餽騅。
儒冠也有封侯相，萬里歸來尚黑頭。

送蕭萬戶鎮閬州

錦屏山下蜀江清，閬州城南春意生。
投壺今見詩書帥，樹羽遙憐鼓角營。
遠戍固須煩將略，雜耕因足見民情。
梅花到日應如雪，折取繁枝一寄聲。

留別瀋王

珍重王門晚受知，一年長恨曳裾遲。
分甌共酌人

用人參事罕見

參飲遶逕同看芍藥枝，華屋焚香凝燕寢。
畫屏摘句寫烏絲，吳船萬里東南去。
采盡蘋花有所思。

德昌總管雪後見過而余適往德清別業歸

來承惠詩走筆奉和

年過五十已無聞，老子猶容醉吐茵。
短棹衝寒投別墅，朱轡行雪布陽春。
詩成自可追羣玉，筆凍真能禿萬筩。
且喜豐年多美酒，傳杯慎勿厭逡巡。

三日後再雪德昌復枉騎見過既而復和前

篇見贈輒亦次韻

夜深萬籟寂無聞，曉看平階展素茵。
茗椀縱寒終

元本此

元本此後依三枚次
行同

有韻梅花雖冷自知春使君磊落如天驥老我堆
厖似凍隄深愧閉門高卧客枉勞車騎已三巡

已酉元日朝拜喜晴總管次前韻見教復和

一首

公庭拜罷笑聲聞曉色曠曠射錦茵元日不陰占
樂歲太平有象兆新春不知何地來銀甕復報諸
方致白兔四海治安封禪舉岱宗久已望東巡

遊烏鎮次韻千瀨長老

澤國人煙一聚間時看華屋出林端已尋竹院心
源淨更上松樓眼界寬千古不磨唯佛法百年多

病只儒冠相逢已定詩盟了他日重尋想未寒

贈張進中筆生

平生翰墨空餘習喜見張生縛鼠毫韓子未容誇
兔穎涪翁底用賦猩毛黑頭便有中書意黃紙寧
辭署字勞千古無人繼義獻世間筆塚爲誰高

贈放煙火者

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燃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
地白桃花落盡滿階紅紛紛燦爛如星隕燿燿喧
厖似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輓洞霄章耕隱

黃髮蕭蕭瘦骨清。每於談妙見高情。瓊漿正欲分
丹鼎。霞佩胡爲返赤城。白鶴歸來華表在。碧桃開
盡玉棺成。師今此去哀難悼。萬壑松風共此聲。

題溫雪峰詩蹟

出擁旌麾一俊臣。歸尋松竹作閒人。龍蛇留遺人
間世。泉石逍遙物外身。自古神仙皆曠達。由來豪
傑豈埃塵。山川良是諸孫老。華表歸來又幾春。

次韻龐夸簡禮部

故山深處桂陰濃。雲碓無人水自舂。玉友一尊爲
老伴。木奴千樹當侯封。宦途坎壈謀身拙。病骨支

離觸事慵。早掛一帆歸去好。五湖煙景最情鍾。

盧彥威用韻見贈亦復次韻

東籬紫菊露方濃。西舍黃梁夜自舂。蕙帳夜空玄
鶴怨。松門無鎖白雲封。圖書老去心猶在。朝市重
來意轉慵。豈有高情齊隱逸。政緣多病已龍鍾。

論書

右軍瀟灑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裏鮓若能長
住世。子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閑
花幾日春。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穎向誰陳。

寄題保定杜處士晚翠樓

樓外山光翠不如。樓中美人老耽書。一尊綠酒劉伶醉。幾點黃花陶令居。虛曠自疑風月近。孤高應與世塵疎。他時若到丹梯上。當有清談一起余。

贈張德玉

張君說易萬人誇。幽贊神明斷不差。動靜六爻雖有象。吉凶萬變本無涯。河圖妙在縱橫用。皇極曾傳一倍加。自笑已無疑可卜。有疑來問爾西家。

歲晚偶成

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非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隨漁父。束帶寧

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

勝槩樓

樓下寒泉雪浪驚。樓前山色翠屏橫。登臨何必須吾土。嘯傲聊因得此生。簷外白雲來託宿。梁間紫燕語關情。濟南勝槩天下少。試倚闌干眼自明。

次韻杜浩卿詠所藏研

我生老研日相尋。手不能神謾苦心。墨妙已無王令帖。詩窮空偉意杜陵吟。質溫未遜連城璧。氣潤先知幾日霖。只有子西知鈍體。便應刻此當銘箴。

送史總管廉訪江東

歷下方誇漢史循江東又見繡衣新可能召父專
前代更有蕭規俾後人佐理非才常自愧別離作
惡向誰陳何當攬轡從公去歸泛清溪採白蘋
贈脫帖木兒總管
將軍鐵馬擁瑠弓壯歲分符鎮越中山水多情留
賀監兒童拍手愛山公紫髯似戟君猶健白髮如
絲我已翁說禮敦書殊不忝看君真有古人風

壽平章李韓公

瑞鍾光岳應時需日上天衢手自扶八表同風開
壽域五雲異彩映台符經綸至治歸賢相陶冶斯

文屬大儒爲國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明珠

鶴歸亭

在龍虎山虛靖
天師舊亭也

仙去人間有故亭四山林竹鬱青青隱居真誥傳
千古玉局丹文役萬靈白鶴歸來人換世黃雲翔
集夜充庭步虛聲轉松風響思掬巖泉洗耳聽

輓道士危功遠

處世紛紛一夢同覺來虛室已成空藥鑪丹竈塵
埃裏羽節瓊輪杳靄中素辭尚明秋館月青松猶
引夜窗風仙家自有逍遙趣不用悲哀哭斷蓬

送柳湯佐懷孟總管

河山王屋翠岩嶷。玉輦曾臨號樂郊。老子分符稱
太守。諸兒倚竹候前茅。春苗秋實供廚傳。紫筍朱
櫻入貢包。手種成陰千樹柳。政成應有鳳來巢。
送吳真人告歸為二親八十壽兼降香名山
許邁揚義奕世仙。木公金母共長年。斑衣歸戲鄩
君側。絳節朝辭玉帝前。去去青牛隨紫氣。飛飛白
鶴遶香煙。大椿自得人間壽。八十從今數八千。

老態

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齊
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

戚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

五言絕句

題秋山行旅圖

老樹葉似雨。浮嵐翠欲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
秋。

題高彥敬樹石圖

喬林動秋風。索索葉自語。堂堂侍郎公。高懷政如
許。

題萱草蛺蝶圖

藜竹無端綠。幽花特地妍。飛來雙蛺蝶。相對意悠

題米元暉山水

澄江漾旭日青嶂擁晴雲孤舟彼誰子應得離人
羣林暉林風索索歸自語堂堂伯公高則以

黃葵詞

仙掌鬱金衣朝陽風露稀時可憐蜂與蝶祇解弄春
暉

題孫安之松楸圖

墳墓在萬里宦遊今五年人誰無父母掩卷一潛
然

題太白酒船圖

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爲無賀老興盡便回
船

人千回
瀟洒稽山道風流賀季真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

題彥敬越山圖

越山隔濤江風起不可渡時於圖中看居然在煙
霧

寄題真定明遠亭

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雁小山外夕陽

遲

獨夜

秋風動林葉夜雨滴池荷孤客睡不著亂蛩鳴更多

因禪師挽詩

先子同年友唯餘此老存安心得禪悅閉戶道彌尊

面帝陳三語還山又幾春蕭然無世累卓爾出埃塵

朱閣非新構青松只舊林佛澄今已逝無復聽鈴

音

佛性無來去羣生自爾悲達觀應大笑政足見渠

癡

作糜活我夫分食及龜魚林深幽磬晚猶想定回

初

題李仲賓野竹圖

并序

吾友李仲賓為此君寫真冥搜極討蓋欲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賓也此野竹圖尤詭怪奇崛窮竹之變枝葉繁而不亂可謂毫髮無遺恨矣然觀其所題語則若悲此竹之託根不得其地故有屈抑盤避之歎夫義尊青黃木之災也擁腫奉曲乃不夭於斧斤由是觀之安知其非福耶因賦小詩以寄意云

偃蹇高人意蕭疎曠士風無心上霄漢混迹向蒿

元本依二板大書

之外俱有事在

蓬

天冠山題詠二十八首

龍口巖

峭石立四壁寒泉飛兩龍人間苦炎熱仙山已秋風

洗藥池

真人棲隱處洗藥有清池金丹要沐浴玉水自生肥

煉丹井

丹成神仙去井冽寒泉食甘美無比倫華池咽玉

液

長廊巖

修巖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金沙嶺

攀蘿緣石磴步上金沙嶺雲路下色熒熒月生光炯炯

昇仙臺

仙臺高幾許時時覆雲氣一去三千年令人每翹企

逍遙巖

茲嶺可逍遙下可坐百人豈徒木石居真與玄鶴

鄰

靈湫

湫上有亭名聽雨

靈湫不受汗深淺何足計小憩松竹鳴蕭蕭山雨

至

寒月泉

我嘗遊惠山泉味勝牛乳夢想寒月泉攜茶就泉

煮

玉簾泉

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橫簾鉤遙遙挂空

碧

長生池

竹實鳳將至水清魚自行著我草亭中危坐學長

生

道人巖

道士本避世問之無姓字如何千載後石室有人

至

雷公巖

雷公起臥龍為國作霖雨飛雷掣手金蛇其誰敢余

元本以字寫

侮

石人峰

巨靈長亘天，何時化為石。特立千萬年，終古無人識。

學堂巖

仙人非癡人，山中猶讀書。嗟我廢學久，聞此一長吁。

老人峰

有石象老人，宛然如繪素。稽首禮南極，蒼蒼在煙霧。

月巖

月巖如偃月，風泉灑晴雪。仙境在人間，真成兩奇絕。

鳳山

山雞愛羽毛，飲啄琪樹間。照影寒潭靜，翔集落花閒。

仙足巖

窈窕石屋間，中有仙人躡。說與牧羊兒，慎勿傷吾足。

鬼谷巖

鬼谷巖前石唐文字字奇何當拂蒼蘚細讀老君碑

風洞

石壁何空洞中有風冷然安知列御寇不向此中仙

釣臺

仙者非有求坐石示投釣咄哉羊裘翁同名不同調

磔潭

神龍或淵潛石洞通水府勿遣兒曹劇飛空作雷

雨

一線天

醢雞舞甕中井蛙居坎底莫作一線看開眼九萬里

馨香嶺

山險通鳥道水深有蛟龍誰言仙樂鳴高人方耳聾

三山石

我有泉石癖甚愛山中居何當從羣公講學讀吾書

五面石

洞中即仙境，洞口是桃源。何殊武陵路，雞犬自成邨。

小隱巖

林藪未為隱，仙厓猶可梯。終當攜家去，瑶草正萋萋。

玄洲十詠寄張貞居

菌山

結茆依菌山，焚香候芝蓋。真靈幸憫我，冠佩時來會。

羅姑洞

翩翩十絕旛，飄飄九疑仙。洞口薜蘿長，來降是何年。

霞架海

衆水會一壑，天近發霞光。晨興新沐竟，晞髮向朝陽。

桐花源

伊誰植斯桐，萋萋滿幽谷。鳴鳳久不聞，何當一來宿。

鶴臺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
虛

玄洲精舍
子有鸞鶴想甘同麋鹿遊懸榻應待我分我半玄
洲

紫軒
林君七仙去紫軒名尚存丹光時或現藥鼎夜常
溫

火浣壇

真陽以解形四大何足靳指窮於為新火傳不知

盡

玉像龕

我有紫虛像白玉雕琢成貢之華陽天萬年期降
靈

隱居松
真人昔住世所至樹以松當知千歲下遺子以清
風

題仲賓竹

幽人夜不眠月吐窗炯炯起尋管城公奮然寫清
影

此君有高節不與草木同蕭蕭三兩竿自足來清
風入亦不知凡如雷剛剛疎弄管然公嘗然真青
題周秀才此山堂

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
色入昔卦廿被聖掛心外當賦下然下真千心
爽氣在襟袖清風拂絲桐悠然適天趣宴坐心融
融

曉起聞鶯

暑氣曉來清時時聞遠鶯還思故園路松下綠苔
生

六言絕句

黃清夫秋江釣川圖

塵上染人衣袂煙波著我船窗爲問行歌都市何
如釣月秋江

題孤山放鶴圖

西湖清且漣漪扁舟時蕩晴暉處處青山獨往翩
翩白鶴迎歸

昔年曾到孤山蒼藤古木高寒想見先生風致畫
圖留與人看

題王子慶所藏大年墨雁

鴻雁栖栖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
端萬里滄洲

昔年言絕句

初至都下即事

海上春深柳色濃蓬萊宮闕五雲中半生落魄江

湖上今日釣天一夢同

北方謂水泊為海子

盡日車塵馬足間偶來臨水照愁顏故鄉兄弟應

相憶同看溪南柳外山

送王月友歸杭州

社燕秋鴻各自飛我來君去苦相違西湖西畔梅

如雪應有親朋待子歸

雲本無心漫出山歸來依舊與雲閒何當從子東

南去埽地焚香畫掩關

清勝軒絕句

小草幽香動碧池暖風晴日長新羨南窗晝倚絲
陰靜聽盡行人過馬蹄

風雨浮玉山

玉湖流水清且閒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過盡莫
天碧惟見白雲時往還

鄞南山中

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聞鶯不見鶯。好作東書歸
隱計。寒驢來往聽泉聲。

奉和本齋先生午日絕句二首

風雨淒淒五月寒。綠陰門巷思蕭然。客來載酒非
問字。知是先生草太玄。
節序匆匆聽自過。榴花能舞鳥能歌。北窗高卧一
杯酒。奈得淵明醉後何。

采桑曲

野雉朝雊雊且飛。誰家女兒采桑歸。欲折花枝插
了髻。還愁草露溼裳衣。

元本以旁寫

題東野平陵圖

事見笠澤叢書

騎驢渺渺入荒城。積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
劾去。也勝塵土負平生。

次韻剛父即事絕句

玉樹凋傷衆草黃。夜蟲時語怨流光。美人望望隔
秋水。不寄相思書一行。

淒涼鼓角北風傳。嘈雜琵琶思遠天。白雪有誰知
幼眇。翠蛾空自惜聯娟。

蕭索搖落山川樹影稀。隴雲時逐雁南飛。苦無綠酒酬

佳節。猶有黃花媚夕暉。

溪頭月色白如沙近水樓臺一萬家誰向夜深吹
玉笛傷心莫聽後庭花
戲題僧惟堯墨梅

瀟洒孤山半樹春素衣誰遣化緇塵何如澹月微
雲夜照影西湖自寫真

題范蠡五湖杜陵浣花圖

功名自古是危機誰似先生早拂衣好向五湖尋
一舸霜黃木葉雁初飛

春色醺人苦不禁蹇驢馱醉晚駸駸江花江草詩
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

梅花

瀟灑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元
非侶夢裏梨花恐未真

酬羅伯壽

江西水清石鑿鑿士生其間多異才今去歐黃未
爲遠要須力挽古風回
據鞍北走燕山雪策杖南遊故國春萬里歸來頭
未白他年句法更深醇

題蒼林壘岫圖

桑苧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圖畫非

兒戲到處雲山是我師。何許丹青畫我師。
溪上先人之敝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
舟去看釣。寒波縮項魚。

送王子慶詔檄浙東收郡縣圖籍里路未詳

水落江南天地秋。西風吹子過東州。試開圖籍尋
佳處。便命舟車作勝遊。其間多異木。今去烟黃木

安道幽居寄剡源。蓬蒿蔚蔚長邱園。向來乘輿相
尋意。何事空回不到門。謂帥初

愛古探奇亦可憐。錦囊玉軸不論錢。擬須跋馬江
頭路。日日望君書畫船。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客居破屋苦秋雨。黑潦侵階竈欲沉。青蕊明朝不
堪摘。誰能載酒慰幽心。

未始以畫寄高仁卿

碧山清曉護晴嵐。綠樹經秋醉色酣。誰是丹青三
昧手。爲君滿意畫江南。

題龔聖予山水圖

澤雉樊中神不玉。白鷗波上夢相親。黃塵沒馬歸
來晚。只有西山小慰人。

當年我亦畫雲山。雲白山青只尺間。今日看山還

自笑白頭輸與楚龔閑
山青只又問今日香山

杭州雨中

江南十日九陰雨
花柳欲開無好春
却憶京城二三月
秋千風暖漲香塵

題秋胡戲妻圖

相逢桑下說黃金
料得秋胡用計深
不是別來渾未識
黃金聊試別來心

題舜舉折枝桃

醉裏春歸尋不得
眼明忽見折枝花
向來飛蓋西園夜
萬燭高燒照爛霞

懷德清別業

陽林堂下百株梅
傲雪凌寒次第開
枝上山禽曉啁哳
定應喚我早歸來

谷口春殘黃鳥稀
辛夸花落杏花飛
始憐幽竹山窗下
不改清陰待我歸

過嚴陵釣臺

富春山中有客星
辭榮歸來意更真
羊裘坐釣滄波上
却笑劉郎非故人

桐江水色映青山
安穩行人掛布帆
回首風沙鞍馬裏
不知此地是塵凡

部中暮歸寄周公謹

日暮空街生白煙，歸來羸馬不勝鞭。
明朝又逐雞聲起，孤負日高花影眠。

三年謾仕尚書郎，夢寐無時不故鄉。
輸與錢塘周老子，浩然齋裏坐焚香。

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

林梢春動紫煙生，匹馬東風十日程。
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上最關情。

絕句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
燕子不來花

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喜晴

久雨厭厭愁殺人，晚晴猶得見青春。
急須走馬西湖路，楊柳淡黃如麴塵。

簡王搏霄乞夫容，杏花枝上紅千葉。
徧得春饒惱殺人，早與折來供一醉。
東風如此恐成塵。

都南張氏園寓居

尺五城南跡似幽，鄉心空折大刀頭。
杏花飛盡鶯脂雪，日日東風未肯休。

此依三折下二行檢四
折下四

韻雪和韓君美二絕句

江水西來接太空，中流突兀湧鰲宮。
妙高臺上一回首，看盡世途風浪中。

子胥死後已無臣，中國由來漸屬秦。
天下固知多美婦，五湖元自有高人。

題所畫梅竹贈石民瞻

故人贈我江南句，飛盡梅花我未歸。
欲寄相思無別語，一枝寒玉澹春暉。

伯幾有詩見寄云寄聲雪上佳公子飛盡梅花不見君

元本注字為

江南翠竹動成林，誰折寒枝寄賞音。
說與雙清堂上客，蕭然應見此君心。

題所畫梅竹幽蘭水仙贈鶴臯

千樹瑤芳歷水濱，西湖風月鬢成絲。
江南春色今何似，賴有高人把一枝。

蕭蕭葉帶雨聲寒，裊裊枝搖月影殘。
欲引九苞威鳳宿，晴窗試寫翠琅玕。

百草千花日夜新，此君林下始知春。
雖無令色如嬌女，自有幽香似德人。

翠袖盈盈不受扶，天風縹緲降麻姑。
便應從此東

吳去幾見蓬萊弱水枯
燕雪常飛十月前
敝裘破帽過年年
擁爐自笑何為者
欲買濁醪無一錢

雪寒淒切透書帷
極目南雲入望低
欲報平安無過雁
忽驚殘夢有鳴雞

君說江南苦未歸
香橙新酒解螯肥
何當與子扁舟去
共挽清溪流客衣

客裏相從意最親
高歌快飲見天真
明年去學潘懷縣
滿縣栽花做好春

當年臨水照春衫
浮玉山前水似藍
歸計未成羈思惡
為君飛夢到城南

送黃景杜

天下無雙黃印曹
割雞聊復試牛刀
梅花香裏聽衙罷
明月泉邊飲濁醪

偶成絕句二首奉懷宋齊彥學士田思孟省

郎

道山仙府舊曾居
墮在塵埃意不舒
回首故人天上住
如何不寄半行書

乍可望塵迎使者
何堪據案筆疲民
濟南雖有如

灑酒準擬愁中過一春
野店桃花紅粉姿
陌頭楊柳綠煙絲
不因送客東城去
過却春光總不知

湖上莫歸

春陰柳絮不能飛
雨足蒲芽綠更肥
正恐前呵驚白鷺
獨騎款段遶湖歸
明時官府初無事
下走非才自覺忙
奔走塵埃竟何補
故園松菊久應荒

春日漫興

春事匆匆轉眼過
滿城流水綠陰多
西園總有紅千葉
塵土埋頭奈爾何

題朱銳雪景

塵埃困人恒作惡
開卷驚看雪滿樓
安得眼前有此屋
仍呼陶謝與同遊

即事三絕

湘簾疎織浪花稀
白苧新裁暑氣微
庭院日長賓客退
繞池芳草燕交飛

古墨輕磨滿几香
研池新浴照人光
北窗時有涼風至
閒寫黃庭一兩章

遶屋扶疎竹樹清，飛飛燕雀共生成。貧家自笑無
金彈，數樹枇杷總不生。海岱潮人出北窗，曾來
草長前庭不用鋤。自然生意滿吾廬，何須直待生
書帶。始信康成解著書。

牧牛圖

楊柳青青柳絮飛，陂塘草綠水生肥。一犁耕罷朝
來雨，却背斜陽自在歸。

題孫登長嘯圖

在澗幽人樂考槃，南山白石夜漫漫。空林無風萬

籟寂，長嘯一聲山月寒。

題山水卷

霜後疎林葉盡乾，雨餘流水玉聲寒。世間多少閑
庭榭，要向溪山好處安。

詠史

酒酣斫劍氣如雲，屠狗吹簫盡策勳。漢室功臣誰
第一，黃金合鑄紀將軍。

題羣仙辭

羣仙來會蕊珠宮，花滿瓊山翠滿空。環珮珊珊五
雲際，半天鸞鶴舞春風。

宮中口號

日照黃金寶殿開，雕闌玉砌擁層臺。一時侍衛回身立，天步將臨玉斧來。

殿西小殿號嘉禧，玉座中央靜不移。讀罷經書香一炷，太平天子政無爲。

自警

齒豁童頭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

劉時濟歸來堂

出處由來各有宜，他人何與強吟詩。千年只有陶

彭澤解印歸來更不疑。

宿五華山懷德清別業

一夜松濤枕上鳴，五華山館夢頻驚。何當歸去芝亭上，坐聽髯翁韻玉笙。

留題惠山

南朝古寺惠山前，裏茗來尋第二泉。貪戀君恩當北去，野花啼鳥漫留連。

徐敏父龍虎山仙巖聞雞鳴寄玄卿

天雞三叫白雲中，知有仙家住半空。塵土恍然驚夢覺，碧桃花落自春風。

泛泛輕舟泝碧溪，蒼厓萬仞有鳴雞。可惜吾儂不
同往，便當著屐上丹梯。

題茗溪

自有天地有此溪，泓渟百折淨無泥。我居溪上塵
不到，只疑家在青玻璃。

題四畫

桃源

桃源一去絕埃塵，無復漁郎再問津。想得耕田并
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

淵明

淵明為令本非情，解印歸來去就輕。稚子迎門松
菊在，半壺濁酒慰平生。

四皓

白髮商巖四老翁，紫芝歌罷聽松風。半生不與人
間事，亦隨留侯計術中。

赤髯

周郎赤髯走曹公，萬里江流鬪兩雄。蘇子賦成奇
偉甚，長教人想謫仙風。

偶得靈髯石筆格，狀如俗所謂鑽雲螭虎者。

因成絕句

玄螭穿透白雲層，老眼平生見未曾。
開闢以來神物出，人間剗劔竟何能。

題高彥敬畫二軸

疎疎淡淡竹林間，煙雨冥濛見遠山。
記得西湖新霽後，與公攜杖聽潺湲。

萬木紛然搖落後，唯餘碧色見松林。
尚書雅有冰霜操，筆底時時寄此心。

偶成

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
羽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來。

采芣花開小玉蓮，香風引謁洞中仙。
夢回不記相逢語，明月清圓在枕邊。

即事

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
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

橘子花香滿四鄰，綠陰如染淨無塵。
幽齋獨坐鳥聲樂，萬慮不干心地春。

贈彭師立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
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
萬古須如明月印于江不讓朝朝暮暮當有彩霞書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五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六

雜著

樂原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校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曷從而正之曰以
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繫黍之法黍之
爲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繫之而然橫繫
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爲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
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一度正矣較之繫
黍之爲顧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

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
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
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
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爲樂必
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
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爲賤
工之事爲士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爲已任而已哉
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
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謂律
之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

黃鍾夫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
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自然之
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之於器而八音諧
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
之中豈不亦謬乎黃鍾爲衆律之祖宮聲爲衆音之
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
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
謂黃鍾爲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
待用清聲也大呂爲宮則黃鍾爲變宮還宮之法
宮爲濁變宮爲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爲變宮則

元本考大呂二字

元本考律九寸半之五
字

元本考長下廿一字

是變宮反濁於大呂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律九寸半之為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長短雖不同。而不失黃鍾之中聲。故曰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為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為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夸則之均。四宮

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
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
如之如之者非同之也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
也苟爲不同則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
之均一弦爲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弦而絃後正
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
矣夾鍾之均二弦爲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
三弦爲宮合之無以異也夸則之均四弦爲宮無
射之均五弦爲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
之大略也夫一弦爲宮者至五弦而止五弦而止
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弦爲宮者一弦還而爲
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弦代之三弦爲宮者一
二還而爲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
其正體不出乎五弦也其所以七弦者亦清聲還
宮也至於四弦爲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
羽在三弦七徵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
之大略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
足以易其慮何則紆朱懷金與荷鉏畝者殊途

抗志青雲與微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夸所以餓於首陽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已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

夸齋說

孟頫往年仕京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廉訪幕府從游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疎齋盧公所書潘君記夸齋之文也夸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下之名居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

曰夸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夸之爲言平易坦夸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夸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夸不亦宜乎夸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夸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濫瀨若江若河以至於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酖而毒同則刎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利毫

釐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夸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爲之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趙郡李氏世譜

李氏嬴姓帝顓頊之後太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爲堯大理以刑法助教化歷虞夏商子孫守其官以官爲氏至紂之時理微字德靈以直道不容於朝其妻陳契和氏與子利貞避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爲李利貞亦娶契和氏生昌祖爲陳大夫五世孫頌受采地於宗周康王食苦

頌孫乾字文果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聃一字伯陽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耳自著書名老子其言至深周道衰去西之流沙不知其所終孫宗字尊祖魏大夫世所稱段干木即其人也孫兌相趙惠文王惠文王有沙邱之難兌發兵救之微兌趙幾不全自兌始居趙郡爲趙郡李氏之祖六世孫曇字貴遠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秦隴西守是爲隴西李氏之祖孫信字有成大將軍滅燕斬燕太子丹始皇帝稱之以爲能孫廣漢前將軍匈奴號

之爲飛將軍十六世孫焉西涼武昭王爲唐始祖
追尊興聖皇帝此其尤盛者也璣生牧相趙封武
安君北破林胡拓地千餘里西却秦人之師始皇
帝用頓弱之說縱反間於趙趙殺牧秦滅趙牧弟
齊居中山尚食監高祛爲文帝言以爲賢將者也
牧孫左車仕陳餘封廣武君漢大將韓信聞陳餘
不能用廣武君之策乃敢下兵井陘擊陳餘泚水
上信已破陳餘購千金求廣武君師事之曾孫乘
字世範漢潁川太守徙潁川六世孫修字伯游後
漢太尉生膺字元禮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

爲野王令無道殺孕婦畏膺棄官歸京師匿讓舍
合柱中膺率吏攻朔殺之生瓚瓚瑾曹操徵時數
從瓚遊瓚以意厚之語于宣等曰孟德英雄也天
下亂非孟德不能定張孟卓袁本初雖與吾親舊
皆不足依孟卓名超廣陵太守本初名紹冀州牧
後諸子果賴操得免於難及操破紹乃舉家還趙
郡瑾四世孫楷字雄萬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避
趙王倫之難北徙常山五子輯晃芬勁睿督字幼
黃高平太守居巷東爲東祖勁字少黃治書侍御
史與兄芬居巷西爲西祖輯字護宗高密太守自

楷時徙平棘自平棘復徙柏人子慎敦世甚微從
叔晃還趙郡晃字仲黃鎮南府長史共稱南祖其
別宗爲江夏遼東漢中三房子孫咸盛魏齊周隋
之世多爲大官至唐位宰相者十七人曰游道曰
藩曰固言曰日知曰敬玄曰伸曰元素曰絳曰嶠
曰珽曰懷遠曰吉甫曰德裕曰泌曰礪曰郟曰安
期最能以功名著於世者泌與吉甫父子泌字長
源少年慕神仙不死之術隱華山天寶之亂肅宗
使人訪得之帝與俱出入軍中指之曰衣黃者聖
人衣白者山人繼相代宗德宗受命於艱難之際

使唐室再造危而復安大槩皆泌之功也所與共
事者乃李輔國盧杞之徒能以智自免故君子以
泌比張子房吉甫之系出西祖子隆字太彝後魏
阜城令六世孫祖威唐倉部郎中生思行嘉州刺
史孫栖筠爲工部侍郎奏毀之歲益租二百萬平

表毀此山有脫文

盧行軍司馬許杲將潰卒渡江東欲爲變拜栖筠
浙江觀察使杲懼而逃拜御史大夫元載竊國柄
橫甚代宗倚栖筠使圖之栖筠見帝牽制不時決
憂憤而卒子吉甫字弘憲自代宗時以姑息御藩
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相歲中易三十六鎮劉

關反於蜀李錡反於吳用吉甫計卒斬關與錡每
為憲宗言藩鎮不奉命則朝廷不尊伐叛之謀當
以時決李逢吉沮其功心甚恨之及吳元濟擅立
則自請至淮西招之不從必俘以為獻會暴疾卒
吉甫長於政事所推多賢士大夫盡其職元和之
治視貞觀開元蓋庶幾焉生德裕字文饒力學卓
犖有大節尤善著文徐州王智興緒天子築壇度
僧資國家大福德裕為御史中丞言江淮間失男
子六十萬人非小變詔止之徙劍南節度使建籌
邊樓按南道山川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西道山

名疑作召

川與吐蕃相出入者圖之右部落衆寡饋餉遠邇
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共計敵情偽盡知之請
安定人為甲解州人為弓杭州人為弩器械必犀
利率戶二百取一人教戰復勿事緩則農急則兵
分為十一軍號雄邊軍武宗立召相德裕唐自中
葉數困於西戎黨項回鶻吐蕃更相誅亂邊德裕
以數應之使勢蹙不虺虺為大變是時兵屢勝瀕
河將盡憚不敢動武宗之治號為中興宋盛時系
趙郡而達者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開封尹宋太祖
時貶道州司馬再貶延州別駕治生為終老計遣

使召之久而後至太祖望見昉大喜曰趙普不妄
薦人昉再相持重知大體嘗舉王旦謂必爲太平
宰相後果如其言沆字太初臨洛人相真宗曰取
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參知政事以爲細事不
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艱難不然血氣
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興
矣吾老不及見君他日之憂也大中祥符之際丁
謂等以天書惑帝治宮室費財鉅萬萬王旦欲諫
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大以爲恨
寇萊公薦丁謂沆不用準怒曰謂才不足用耶準

言不足聽耶沆曰謂不可使在人上準曰謂可使
在人下乎沆歎曰君必悔之謂相果逐萊公故世
稱沆爲聖相迪字復古濮陽人舉進士第一與王
曾並相於國家大計多所匡正昉傳以爲德裕次
子比部員外郎渾之後居饒陽五公里金末裔孫
成避亂徙博陵葬祖父博陵西北亂甚徙河南久
之復還河北居瀛州之參戶又爲參戶人三子謙
榮瑄謙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遜遜遷適德生造達
適遐榮字茂之勤於爲生能斥其餘以與人鄉里
稱爲長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實有大才幼孤以善

事母稱噍口之食便體之衣有不須也未有須而後具焉者母亦甚安之遂不忍去其母而仕教子弟嚴以身率之故子弟能力學以自赴於成人饒陽之緒幾至是而復生迪字光道大元吏部郎中有能名生逸通世英字仲傑生述述漢陰主簿生植述太子洗馬瑄生義居仁義生某居仁生道道生高麗吳興趙孟頫曰余官太史氏識光道爲余言其世家余乃爲泝洽得其世次如上而次敘之李氏之出趙郡者傳二千餘年達者不可勝數蓋臯陶之烈也今光道賢而能官祖父皆有積德

其後當益大云

序

書今古文集註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款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

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
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
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
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
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古之

印史序

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
鼎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
象蓋不遺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
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

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采其
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
集爲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朴之意可彷彿而見
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
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興兄卒官虞卿因留不
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菹衣褐垢弊處
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
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爲聽其言

淵乎以道而其奕又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胷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與之游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爲之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

留偃蹇甘心草萊巖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爲有用耶爲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胷中矣非苟爲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而知務誠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

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娛，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游江湖，求子之友。余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

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仗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碌苟止，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蓋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況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昌，囚有冤，皆為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略，無少假借。府史固不論甚者。

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甚卑無
 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之
 安知凌君自處者不卑也彼凌君所恃者以吾之
 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豈虛言哉今凌君入淮東憲司幕府亦
 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罟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
 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賄賂行私意不敢
 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上寬仁之澤
 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
 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

為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序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
 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
 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
 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
 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
 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狃於科
 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
 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

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猷自弱冠賦聲滿
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
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爾來科舉既廢
王君出其胷中之蘊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
以見過求余為之序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
苟置意深而氣直涵泳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
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
非自拔於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既為是說遂書以
為王君文集序王君名方叔字壯猷其先自盱眙
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陳子振詩序

子友鄧善之張仲實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
文字足以雄一時子愛之重之一日而得三子者
之書皆曰吳中陳子振佳士也尤長於詩今將求
序引於子子久杜門聞詩人之款子也喜甚亟出
肅陳君陳君袖出其所為詩文曰壯遊集八卷余
益喜亟取讀數篇陳君誠能詩獨未解所謂壯遊
名集者意陳君南適越北之燕趙東遊齊魯而西
走秦晉凡天下名山大川如岱華太行江淮河海
皆嘗歷覽其形勢而窺其祕奧故以是名之耶然

讀之終篇其所至不過吳中數郡而已。陳君吳人也。其遊不出於吳而名其集曰壯遊。余甚感焉。思而不得其說。則以問諸陳君。陳君曰。遊豈有遠近哉。顧壯懷何如耳。至讀君自序。有曰。不好追蹈前人法則。嗟乎。若是者。雖余亦壯之。而遊何必廣哉。古之作序者。皆序所以作者之意。故余因其名集而爲之序。若夫詩文之美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言之贊也。贅而贊之。余懼非作序之法也。又集中有贈葉文炳詩云。墨妙當今亞子昂。余不識葉。假令葉善書。當追配古人。余書何足重於世。而云然哉。余甚愧焉。請陳君爲刪之。

薛昂夫詩集序

嗟夫。吾觀昂夫之詩。信乎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湏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爲儒生。發而爲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或累世爲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夫詞章之於世。不爲無所益。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苟爲無補。

則聖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其博如此，嗟乎！吾讀昂夫之詩，知問學之變化氣質為不誣矣。他日昂夫為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四品大夫公事章與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

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為之傳句為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飲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為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
 余嘗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互譯語相高
 其間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
 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
 聖朝混一區宇乃始造為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
 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
 有也古婺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
 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古人有言淫無遠而不彌
 理無微而不綸余於是書亦云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余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
 之所感忍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為
 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
 循吏之名未立繇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
 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
 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余
 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弱冠而仕於朝且三十年若
 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
 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
 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

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學止為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而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坂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類為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

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

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為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為富剽疾以為快詼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捨六經無師矣江右劉君某年甚盛氣甚充作為詩文數百篇其鋒殆不可當然竊患劉君之才過多若有不必作而作者夫六經之為文也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為世之經也余老病廢學劉君不以余為不肖一再下問不敢不以誠告劉君以余言

為然耶則一以經為法一以理為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剩如此他日當追配古人豈止劇屈賈之壘短曹劉之牆而已哉

南山樵吟序

南山樵吟者吳君仲仁所為詩也詩在天地間視他文最為難工蓋今之詩雖非古之詩而六義則不能盡廢由是推之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夫鳥獸草木皆所寄興風雲月露非止於詠物又况由古及今各有名家或以清澹稱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貴麗密或春容乎大篇或收斂於短韻不

可悉舉而人之好惡不同欲以一人之為求合於眾豈不誠難工哉必得其才於天又充其學於已然後能盡其道耳吳君年盛資敏不以家事廢學故其為詩清新華婉有唐人之餘風此予所以深嗟累歎愛之不能已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此作詩之良法予既序樵吟復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吳君也吳君名壽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號云

古今歷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為四

言又韻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攜以見示求為序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後世欲子弟早成應對之間便以不知古今為恥故為師者亦必以是求合於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瀚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於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耶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為包括古今該備治亂不悖於先儒之論議於小學不為無補然余習讀一

玄武啟聖記序

過猶以事跡之繁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為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形之始也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為北北者背也北方象人背故北極出天最高又北之為文從人相背陽至冬至而止又自冬至而復生於卦為坎水之為文象形為坎卦東西分流於乾坤之四德為貞貞者正而固也二義太玄擬易於貞曰

圖冥亦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室辟七宿列於北方成形爲玄武玄武者龜蛇也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玄武玄之爲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爲祠徧天下大元之興實始於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爲之兆天既告之矣武當山在西南方巍然高且大玄武神依焉黑衣被髮仗劍而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五龍觀主張君洞淵篤於信道強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召之會京師大旱自去年九月不

雨至於四月天子以爲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雨張君爲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皇太后厚賜之盡分其徒不以一錢私已其行若是真所謂絕無而僅有者哉是宜神之相之也張君持所刊啓聖記微余爲序今爲誦所聞而書之

清權齋內藁序

清權子處山林而不忘於世故混人事而不累於塵俗一草冠一布衣逍遙天地之間傲睨羣物之表歌聲琅然若出金石古所謂硯硯列缺魁詭譎

怪之士吾何幸聞其言讀其書耶古之能言者去
之千載或數百年皆不得而見之所賴而傳者書
也然則余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其
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心者乎子名石翁
姓黃氏清權其自號云

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
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
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
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

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
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
書皆然經爲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譌
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
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
萃而爲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
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
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
遠千里來求序引故敘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會麗水縣丞會生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師古處州司戶參軍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

於漂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爲漂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漂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

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
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
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
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爲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
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
之今爲浙西廉訪掾云

高惟正吳山紀實詩序

吳僧元拙與余遊三十年一日自吳過余持臨邛
高文度字惟正所爲詩見示且曰吾鄉有丁景仁
自少小學於高惟正惟正既沒景仁哀其師之無

成而至於卒也求其遺藁得詩百篇刊諸木使行
於世余聞而嘉之自師弟子之道廢世之學者其
始未嘗無師及其稍有所立即以師爲諱蓋不止
於師死而遂倍之也而况高君之窮其生也無以
爲資其死也不以道而又無子孫以繼其後景仁
拳拳不忘其私淑之意必欲使其名因是編以不
朽忠厚之至也推是以往則其於人倫之間從可
知己故余深嘉之而爲之序若夫高君之詩清雋
奇雅吾友龔子敬言之詳矣余復何言哉景仁名
應榮濟陽人今居吳云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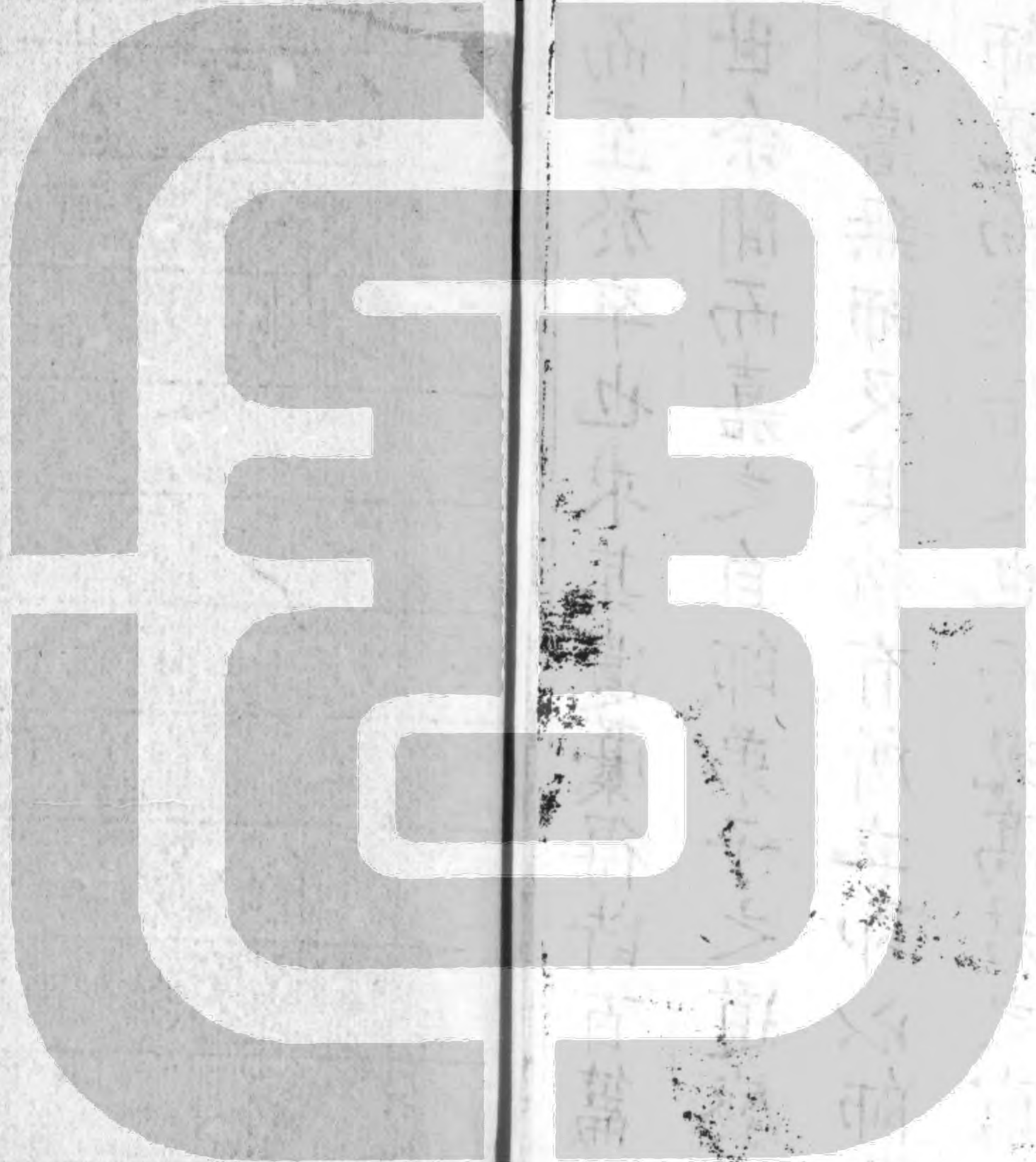
...

...

...

...

...



壽